

# 全球化与国家对外经济影响力

——基于中国在东亚地区经济影响力的社会经济学分析\*

庞 琴 罗仪馥

内容提要：全球化如何改变一个国家的对外经济影响力？对中国而言，参与全球化如何改变其他国家对中国经济影响力的认识？这些变化又如何影响相关国家对中国的经济政策？在“逆全球化”趋势上升的背景下，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文章引入社会阶层和全球价值链的视角，得到以下发现：第一，由于全球化导致跨国相互依赖阶层的出现，原有的国别间差异被国家内部社会阶层间差异所取代。东亚国家的专业中产阶级比其他社会群体更倾向于认为中国的影响力大。第二，对一国影响力性质的评价与该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紧密相关。对中国前向链接度越高的国家更倾向于负面评价中国影响力，而后向链接度越高的国家则相反。文章的创新之处在于突破将国家视为一个整体的研究模式，指出全球化在改变国家对外影响力过程中存在明显的阶层差异。另外，引入全球价值链的概念更新了现有以发达与发展中国家二元对立的视角来探讨国家间政治经济关系的基本模式。

关键词：全球化 对外经济影响力 专业中产阶级 全球价值链 多层模型

作者简介：庞琴，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中山大学南海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罗仪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

\* 感谢《当代亚太》杂志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 一、引言

全球化是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热点。现有研究较多采用以国家为中心的路径,<sup>①</sup> 讨论全球化如何影响所涉及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sup>②</sup>以及它们参与国际合作制度的情况<sup>③</sup>, 而较少采用以社会为中心的路径, 分析全球化所带来的国家间经济与社会领域的相互依赖如何改变一国公众对其他国家经济影响的评价。由于这种评价塑造公众对与其他国家经济交往的利益判断和政策倾向, 因此, 将直接影响一国政府对其他国家的经济政策。中国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就积极参与全球化, 并在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之后迅速成为全球化体系的重要成员。全球化如何改变其他国家公众对中国经济影响力的评价? 哪些全球化因素导致对中国的评价在某些国家高而在某些国家低? 更重要的是, 这些变化将如何影响相关国家对中国的经济政策以及中国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倡议?

---

① 采用该路径的部分代表性文献包括 Stephen D. Krasner, *Defend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Raw Materials Investments and US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Edward D. Mansfield, Helen V. Milner, and B. Peter Rosendorff, “Why Democracies Cooperate More: Electoral Control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Agreement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6, No 3, 2002, pp 477-513; David M. Andrews, “Capital Mobility and State Autonomy: Toward a Structur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8, No 2, 1994, pp 193-218。

② 该领域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献包括 Helen V. Milner and Dustin H. Tingley, “Who Supports Global Economic Engagement? The Sources of Preferences in American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5, No 1, 2011, pp 37-68; Beth A. Simmons and Zachary Elkins, “The Globalization of Liberalization: Policy Diffus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8, No 1, 2004, pp 171-189; Jeffrey A. Frieden, “Invested Interests: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Economic Policies in a World of Global Finan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5, No 4, 1991, pp 425-451; Philip G. Cerny, “The Dynamics of Financial Globalization: Technology, Market Structure and Policy Response”, *Policy Sciences*, Vol 27, No 4, 1994, pp 319-342。

③ 该领域部分代表性文献有参见 Robert Gilpin,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Understand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Robert O. Keohane, *Power and Governance in a Partially Globalized Worl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Joseph S. Nye and John D. Donahue eds., *Governance in a Globalizing World*,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0; David Held et al., *Global Transformations: Politics, Economics and Cultur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UK, 2000。

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理论上说，以社会为中心的研究路径可以拓展现有的全球化以及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变迁的相关理论。社会力量对国家政策变革的推动作用日益明显。西方国家兴起的民粹主义思潮彰显了社会力量的重要性。<sup>①</sup> 英国公投“脱欧”成功，美国特朗普执政，欧洲主要国家右翼政党的兴起，以及他们所采取的“反全球化”政策，包括退出欧盟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等国际机制便是有力的例证。而现有从社会角度研究全球化的文献主要针对全球化如何造成各国内部社会力量的分化及相互博弈，从而影响对外经济政策，<sup>②</sup> 较少从建构主义角度分析全球化如何影响一国社会内部各不同群体对外国经济影响的态度，从而揭示他们与其他国家进行经济合作的利益判断和政策倾向。从现实意义上说，在“逆全球化”趋势上升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中国如果希望继续推进经济全球化，加强和区域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就必须了解全球化如何影响这些国家内部社会力量对中国的态度，从而明确自己的诉求可能在哪些国家的哪些社会群体得到支持。

本研究聚焦全球化如何影响中国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影响力。选择该地区主要出于三个方面考虑。第一，中国参与全球化的主要方式是加入东亚地区的全球产业链分工。<sup>③</sup> 以2015年的贸易情况为例。中国与东亚经济体的货物贸易额占中国与世界货物贸易总额的40%；<sup>④</sup> 2012年，中国对东亚的直接投

---

① 有关右翼民粹及其政治行为的文献，参见 Kai Arzheimer, “Contextual Factors and the Extreme Right Vote in Western Europe, 1980-2002”,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3, No 2, 2009, pp 259-275; Kai Arzheimer and Elisabeth Carter,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s and Right-Wing Extremist Party Succes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 45, No 3, 2006, pp 419-443; Duane Swank and Hans-Georg Betz, “Globalization, the Welfare State and Right-Wing Populism in Western Europe”, *Socio-Economic Review*, Vol 1, No 2, 2003, pp 215-245.

② 社会同盟理论是该领域的主导理论范式，详见 Peter Gourevitch, *Politics in Hard Times: Comparative Responses to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rises*,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Jeffrey A. Frieden, “Invested Interests: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Economic Policies in a World of Global Finance”, pp 425-451; Michael J. Hiscox, “Commerce, Coalitions, and Factor Mobility: Evidence from Congressional Votes on Trade Legislatio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6, No 3, 2002, pp 593-608; 田野：《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学—社会联盟理论解析》，载《国际政治科学》2008年第2期，第55~80页。

③ 周方银：《中国崛起、东亚格局变迁与东亚秩序的发展方向》，载《当代亚太》2012年第5期，第4~32页；张斌：《中国与东亚的经济关系及前景》，载《国际问题研究》2003年第4期，第54~59页。

④ 这里的“东亚”包括东盟10国、日本、韩国、蒙古国等16个国家或地区，下同。详见 IMF Database, <http://www.imf.org/external/data.htm>。

资额占其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高达 65%。<sup>①</sup> 第二, 东亚是中国展开区域及全球经济合作的关键地区。中国在该地区参与和建立了多个经济合作组织, 如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sup>②</sup>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等。第三, 东亚是中国对外战略的立足点, 是地缘安全的核心区域。<sup>③</sup> 近年来在东亚地区陆续显现的朝核问题、钓鱼岛争端、南海问题等不稳定因素, 对中国的领土安全构成极大威胁。<sup>④</sup> 如何提升中国在本地区的经济影响力并发展与东亚国家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 对于解决上述安全问题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共分七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 提出拟研究的问题及其理论和实践意义。第二部分界定关键概念并回顾主要文献。第三部分提出本文的理论框架与假设。第四部分介绍研究方法, 对样本、变量和数据进行简要说明。第五部分对数据进行分析与讨论。第六部分是总结。最后一部分是附录, 是统计模型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 二、全球化、对外经济影响力及其相互关系

### (一) 全球化及其三个层次

“全球化”的定义多种多样, 且存在过于宽泛的问题。比如, 安东尼·麦格雷 (Anthony McGrew) 认为, 全球化是指世界上某一角落里的事件、决策与活动对距离遥远的其他地区的个人或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过程。<sup>⑤</sup> 为了使本研究更加清晰, 本文将全球化界定为经济全球化, 即各经济体之间通

① 详见 UNCTAD Statistics, <http://unctadstat.unctad.org/EN/>。

② Rosemary Foot, “Chinese Strategies in a US-Hegemonic Global Order: Accommodating and Hedging”,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2, No 1, 2006, pp 77-94.

③ 门洪华:《中国东亚战略的展开》, 载《当代亚太》2009年第1期, 第54~67页。

④ 方长平:《东亚一体化与中国的东亚战略》, 载《现代国际关系》2011年第2期, 第35~40页。

⑤ Anthony McGrew, “A Global Society”, in Stuart Hall, David Held, and Anthony McGrew eds., *Modernity and Its Futur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0, pp 61-116; 戈德布拉特 (David Goldblatt) 等学者的定义更为泛化——全球化是指人类团体与彼此间互动的形式或范围突破空间的限制, 变为“横贯大陆, 甚至跨越区域”, 它是一个多维度的现象, 涵盖了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 包括经济、政治、文化, 以及社会活动的“场地”如环境等, 参见 David Goldblatt, David Held, Anthony McGrew and Jonathan Perraton, “Globalization and the Nation-State: Shifting Balances of Power”, *Alternatives*, Vol 22, No 3, 1997, p 271.

过商品、服务以及资本的跨国界流动所产生的经济融合。<sup>①</sup>

全球化发展至今，可以将其分为三个紧密关联的层次。<sup>②</sup> 第一层次是产业全球化，其实质是跨国企业主导的国际劳动分工。跨国企业通过建立合资企业或者寻找合作伙伴的方式，将产品的设计、生产、销售等部分环节转移到其他国家。与产业全球化相伴而生的第二层次全球化是金融全球化。跨国企业在世界范围内的并购和重组产生了巨大的资金需求，催生了跨国银行和跨境投资公司等金融产业的增长以及外汇市场的发展。另外，为跨国企业提供高级生产者服务的如会计、广告、法律等相关产业也在全球范围内伴随着跨国企业的流动而实现全球化。第三层次是文化的全球化，包括技术流动如机械以及软件技术等，媒体信息流动如报纸、电子媒体、电影等，价值观流动如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向边缘国家渗透等等。需要说明的是，以上三个层次之间的界限其实是模糊的，全球化作为一个整体，各层次之间是相互渗透的。但是，这种简单的划分有助于明确本文中全球化的范围——主要集中在第一和第二层次，因为这两个层次是全球化最基础的维度。正如大卫·赫尔德（David Held）所指出的，经济领域明显是理解全球化的起点。<sup>③</sup>

全球化对国际关系的首要影响是重新塑造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Nye）认为“全球化是一种特殊的相互依赖”，其发展改变了国家之间原有的以双边为主的相互依赖状态，形成国家间多边网络状的相互依赖体系。<sup>④</sup> 以全球化生产网络（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为例，<sup>⑤</sup> 其发展将不同国家的相关生产部门整

---

① 这里采用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定义，详见 IMF，“Globalization: A Brief Overview”，<http://www.imf.org/external/np/exr/ib/2008/053008.htm>。

② Paul L. Knox, “World Cities in a World-System”, in Paul L. Knox and Peter Taylor eds., *World Cities in a World-Syst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6-9.

③ David Held, “Democracy and Globalization”, *Global Governance*, Vol. 3, No. 3, 1997, pp. 253-254.

④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Globalization: What’s New? What is Not?” *Foreign Policy*, No. 118, 2000, pp. 104-119.

⑤ 有关全球化生产网络的代表性文献，参见 Gary Gereffi, John Humphrey and Timothy Sturgeon, “The Governance of Global Value Chai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12, No. 1, 2005, pp. 78-104; 卢锋:《产品内分工》，载《经济学》2004年第4期，第55~82页；Jeffrey Henderson, Peter Dicken and Martin Hess *et al.*,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the Analysi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9, No. 3, 2002, pp. 436-464.

合在一起，从而改变了原有的国家之间产业整体转移模式以及由此形成的双边相互依赖关系。20世纪60年代，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主要通过传统的垂直顺梯度产业转移模式实现，<sup>①</sup>如在东亚的“雁行模式”（flying geese model）中，日本等发达国家在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后，把劳动密集型产业整体转移至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而当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发展自身的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以后，又将原来承接自日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整体转移至东盟国家和中国。<sup>②</sup>然而，进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全球化生产网络迅速发展，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将产品的研发、销售以及核心部件生产等高附加值环节留在本国，主要零部件制造工序转移到在应用技术上占优势的新兴工业化国家，而辅助零配件制造、产品组装等低附加值工序外包至拥有劳动力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形成由跨国公司主导和协调的多边的全球生产体系。<sup>③</sup>全球化在加强各国经济社会相互依赖的同时，形成一个由多个国家之间的多向联系组成的复杂关系网络，一国与他国的关系越来越多地受到该国参与全球化的程度及其在全球化网络中地位的影响。

## （二）国家对外经济影响力

在本研究中，一国（A）对另一国（B）的影响力是指在两国存在相互依赖关系的条件下，B国公众对于A国影响力的大小和性质的一种心理判断，以及由此所产生的接受A国影响的意愿。影响力可以分为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多个方面，本研究中的影响力特指经济方面。值得说明的是，经济影响力虽然可以从理论上加以分析，但在现实中，很难将其从各种影响力中精确地分离出来。鉴于此，在本研究中，经济影响力是指以经济影响为主的影响力。另外，为了行文简洁，下文中如无特指，“影响力”均指“经济影响力”。

---

<sup>①</sup> 赵张耀、汪斌：《网络型国际产业转移模式研究》，载《中国工业经济》2005年第10期，第68~71页。

<sup>②</sup> 有关东亚“雁行模式”的代表性文献，参见 Kiyoshi Kojima, “The ‘Flying Geese’ Model of A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Origin, Theoretical Extensions and Regional Policy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Vol 11, No 4, 2000, pp 375-401; Mitchell Bernard and John Ravenhill, “Beyond Product Cycles and Flying Geese: Regionalization, Hierarchy and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East Asia”, *World Politics*, Vol 47, No 2, 1995, pp 171-209.

<sup>③</sup> Ranjay Gulati, *Managing Network Resources: Alliances, Affiliations, and Other Relational Asse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Sumantra Ghoshal and Christopher A. Bartlett,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as an Inter-organizational Network”,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Vol 15, No 4, 1990, pp 603-625.

现有关于外国公众对一国态度的研究主要在软实力的理论框架中展开。<sup>①</sup> 本研究不采用软实力框架，主要基于以下考虑。软实力强调国家作为施力者，其权力来源是一国的文化、价值观与外交政策。<sup>②</sup> 软实力的根本目的是将制度、价值、文化和意识形态演化为重要的资源力量对国际社会的外生变量发生作用，<sup>③</sup> 从而增强该国外交政策在其他国家眼中的合法性。<sup>④</sup> 而本研究中的影响力不强调国家的作用，且主要关注经济而非意识形态因素，因此，软实力框架不适用于本研究。

影响力有两个基本维度。第一，影响力的大小，即外国民众认为一国对本国的经济影响是否重要。当较多公众判断 A 国对本国的影响大，如果 A 国改变对本国原来的经济政策，他们会倾向于认为本国需要做出较大的改变来适应这一变化。这就意味着公众特别是某些利益集团可能会通过各种方式影响本国政府，尽可能满足 A 国的要求从而减少不利影响。影响力的大小在本质上是国家之间相互依赖的敏感性程度。基欧汉和奈认为，在相互依赖的双方中，A 对 B 的变化需要付出的代价越高且越紧迫，其对相互依赖的敏感性程度越高，B 的相对权力就越强。<sup>⑤</sup> 类似地，每个国家的民众都会对其他国家对本国的影响力大小进行区分，他们倾向于认为，本国社会更加敏感地依赖影响力大的国家而较不敏感地依赖影响力小的国家。

第二，影响力的性质，即外国民众判断一国对本国的经济影响在多大程度上是正面或负面。这是影响力的关键层次。如果外国民众认为一国对本国的影响正面，他们会更加乐于接受该国影响。影响力的性质反映相互依赖的脆弱性关系。<sup>⑥</sup> 在相互依赖的双方中，当 B 的变化使 A 付出的代价越高，且 B 的替代性越低时，A 就越脆弱，而 B 的权力就越大。相应地，当 A 国民众

---

① 约瑟夫·奈认为，软实力是通过拉拢而非强迫或偿付的手段影响他人以获得希望的结果的能力。参见 Joseph S. Nye,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p. 10.

② Joseph S. Nye, "Public Diplomacy and Soft Power",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616, No. 1, 2008, pp. 94-109.

③ 章一平：《软实力的内涵与外延》，载《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11期，第54~59页。

④ Joseph S. Nye,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0, pp. 32-33.

⑤ 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

⑥ 同上，第12页。

认为 B 国的影响越正面，A 国民众对 B 国的依赖就越脆弱，因为失去 B 的正面影响意味着 A 的损失越大，而且能够替代 B 的正面影响的国家越少，其结果就是 B 国对 A 国民众的影响力越强。

那么，影响力如何改变他国的政策？纯粹从上述影响力的大小或者性质这两个单一维度来解释存在以下问题：如果有些国家民众认为中国的影响力大但比较消极，这种影响力很难推动他们争取本国政府采取积极的对华政策；同样地，如果有些国家的民众认为中国的影响积极但不大，也不足以产生强大的社会动机推动政府采取积极的对华政策。鉴于此，我们将两个维度交叉结合，从而产生四种对外影响力，分别是：A，认为该国影响力大且正面；B，认为该国的影响力大但负面；C，认为该国的影响力小且负面；D，认为该国的影响力小但正面（如图 1 所示）。只有在 A 情形下，即外国民众认为中国影响力大且正面，才能产生较为明确的社会动机争取积极的对华政策，或者积极地接纳来自中国的政策倡议。在 B 情形下，外国民众认为中国影响力大但负面，不仅无法产生足够动机推进对华有利政策，反而会产生抵制情绪；对于中国的倡议，除非与他们的观点一致，否则很难得到其认可。C 类型的影响力基本无法产生积极的政策影响。D 类影响力对积极政策的推动力非常有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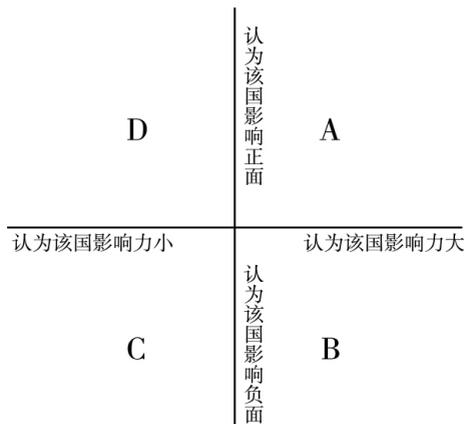


图 1 一国对外影响力分类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 （三）全球化与国家对外影响力之间的关系

全球化下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如何影响一国在其他国家民众中的经济影

响力？现有文献对该问题存在两种相反的观点。新自由主义者对此持乐观的态度。他们认为，由于全球化促进了商品和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发达国家可以从全球化的贸易和投资中获得巨额利润，同时，较不发达国家也能通过参与全球化效仿发达国家的制度文化而实现较快发展。<sup>①</sup>这种双赢甚至是多赢的结果不仅可以增强彼此间的经济相互依赖，而且双方民众对相互依赖持积极态度。换言之，彼此间的影响力都会扩大且更正面。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学派也认为，经济相互依赖会同时加深国家之间在其他方面的相互依赖，并可以通过扩展信息沟通，特别是通过建立相应的文化和制度机制来增加不同国家民众之间的认知并调节双方的利益冲突，从而增进相互间的积极认知。<sup>②</sup>基欧汉和奈认为，国家间的共同利益构成国际合作的基础，<sup>③</sup>而合作可以塑造一国民众对合作国影响的积极看法。

而新马克思主义者则持悲观的看法。他们认为，“全球化（影响）积极的一面主要产生于发达国家，消极的一面主要积聚在欠发达的地区”。<sup>④</sup>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Theotonio dos Santos）认为，后者实际上是“依附”于前者而存在与发展的，而这种“依附性发展必然导致出现一个深刻的政治冲突和军事冲突及社会矛盾激化的长期过程”。<sup>⑤</sup>据此，发展中国家很难对发达国家的经济影响产生认同。与此同时，新现实主义者也强调全球化所带来的经济相互依赖可能增加国家间的摩擦或冲突。<sup>⑥</sup>这是因为，全球化利益分配的不均衡会导致那些强调相对收益高于绝对收益的国家，特别是其政治精

---

① Soloman W. Polachek, "Conflict and Trad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24, No 1, 1980, pp 55-78; Susan M. McMillan, "Interdependence and Conflict", *Mersh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41, No 1, 1997, pp 33-58.

② Ernst Haas, *The Uniting of Europe*, Stanford: Stanford Univ. Press, 1958; Ernst Haas, *Beyond the Nation State*, Stanford: Stanford Univ. Press, 1964; David Mitrany, *A Working Peace System*, Chicago: Quadrangle Books, 1966.

③ 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Westview, 1989, pp 2-3.

④ 卡齐米耶日·Z. 波茨南斯基：《全球化的理论与实践》，刘耀辉译，载《国外理论动态》2002年第8期，第1~6页。

⑤ 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杨衍永、齐海燕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8页。

⑥ 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7页；Katherine Barbieri, "Globalization and Peace: Assessing New Direction in the Study of Trade and Conflict",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26, No 4, 1999, pp 387-404.

英，产生相对被剥削感和不安全感。另外，社会联盟理论认为，全球化的国际经济联系深刻影响国内各社会集团的利益分配，产生受益者和受损者，受损者对全球化以及导致其利益受损的国家产生负面评价。<sup>①</sup>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由于中国向美国出口大量最终制成品，对美国的中低层次制造业造成冲击，导致相关产业的从业人员对中国抱有强烈的负面态度，从而推动美国国会出台对华贸易限制性法案。<sup>②</sup>

现有理论为理解全球化与国家对外影响力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基础，但是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将国家视为统一的整体，较少区分国家内部的政府与社会，特别是社会内部不同群体，较少关注到不同社会群体由于受到全球化的影响不同，对其他国家的评价和看法可能存在差异。如欧美国家中的精英阶层与中下社会阶层显然对全球化持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中下阶层作为受害者，是新一轮反全球化运动的主力。虽然现有文献如社会联盟理论也从阶级或者行业的角度对社会进行区分，但其研究视角主要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着眼于对外贸易政策的博弈，较少从建构主义的角度将社会分化与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经济影响力联系起来。第二，现有理论主要从双边相互依赖的角度探讨一个国家/国家集团（如发达国家）对另一国家/国家集团（如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影响力，未能充分说明全球化所带来的多边相互依赖，即多个国家在全球化体系内所发生的共同相互依赖，特别是其内部的组织关系将如何改变其中的一个国家在其他国家的影响力。而这些正是全球化不同于双边经济相互依赖的关键。

### 三、理论模型与假设

基于上述理论探讨，下文首先建立有关全球化与国家对外影响力的两个基本维度即影响力大小和性质的理论模型，然后结合中国与东亚国家的具体情境，提出相应的理论假设。

---

① 相关文献参见本文引言中“从社会角度研究全球化”的既有研究回顾部分。

② Seungmin John Kuk, Deborah Seligsohn, and Jiakun Jack Zhang, “The Effect of Rising Import Competition on Congressional Voting Towards Chin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17, forthcoming; Che Yi *et al.*, “Does Trade Liberalization with China Influence US Election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No. w22178, 2016.

(一) 影响力大小差异：从以国别为基础转换为以社会阶层为基础

全球化的发展在一个国家内部的民众中是高度不平衡的。这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从地域上说，城市是全球化展开的主要区域，因此，市民参与全球化的程度远高于农村居民。跨国公司总部及其在东道国的主要管理机构都集中在主要的大城市。“这是因为跨国企业的各种高级管理功能必须靠近资本市场、媒体和政府，……，因为相关决定需要（与这些结构的主要领导人）面对面的接触。”<sup>①</sup> 为跨国企业提供高级生产者服务的行业如市场营销、广告、会计、法律以及信息处理等也相应地集中在城市。根据地理学有关“世界城市”（world city）的研究，全球化基本上是在全球的主要城市体系中完成的。而根据参与全球化的程度，如跨国企业总部（包括区域总部）、金融机构、高级生产者服务行业的集中程度，可以将体系中的各城市分为不同的等级。<sup>②</sup> 最高级是世界级的都市，如世界级金融中心伦敦和纽约。第二级一般是具有较为集中的全球化的商业以及区域交通枢纽功能的城市，包括中心国家的主要城市如芝加哥、洛杉矶、布鲁塞尔和法兰克福等，以及边缘和半边缘国家的首都或者经济中心如首尔、北京、上海、马尼拉、雅加达等。第三级是国家内部区域中心城市。第四级则是地方城市及其腹地。随着城市层级的下降，跨国企业、金融以及提供其他高级生产者服务的企业和组织的数量也相应减少。<sup>③</sup> 第一级城市几乎集中了所有提供金融和其他高级生产者服务的全球企业。而到了第四级，这些企业的分支机构非常稀疏。换言之，城市的等级越高，其居民中高度参与全球化的比例就越高。

第二，从社会阶层的角度来看，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中产阶级是参与全

---

<sup>①</sup> Stephen Hymer,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and the Law of Uneven Development”, in Jagdish Bhagwati ed., *Economics and World Order from the 1970s to the 1990s*, New York: Collier-Mac-Millan, 1972, p. 127.

<sup>②</sup> 有关世界城市研究的代表性文献，参见 Saskia Sassen,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Tokyo*,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John Friedmann, “The World City Hypothesis”, *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 17, No 1, 1986, pp. 69-83; John Friedmann and Goetz Wolff, “World City Formation: An Agenda for Research and Ac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Vol 6, No 3, 1982, pp. 309-344.

<sup>③</sup> 有关世界城市等级的划分，参见 Jonathan V. Beaverstock, Richard G. Smith and Peter J. Taylor, “A Roster of World Cities”, *Cities*, Vol 16, No 6, 1999, pp. 445-458.

全球化的主体。<sup>①</sup> 上文所提到的全球化三个层次中，其主要从业人员是受过高等教育、具有一定的专业技能的中产阶级（professional middle class）。产业全球化层次中，除了部分生产环节外，从事产品的研发、设计、管理、销售等环节都需要相当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而金融、高级生产者服务则完全是专业领域。文化传播层次更加需要具有良好文化基础的从业人员。在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一方面，中心国家保留了产品研发、设计、高层管理等需要高级专业知识的领域，另一方面，边缘和半边缘国家包括一般技术密集型工序生产国（主要零部件制造）和劳动密集型工序生产国（辅助零配件制造和组装），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也发展了相当部分的管理和中低层次的产品开发工作岗位。此外，金融和高级生产者服务部门也伴随产业转移在边缘和半边缘国家发展起来，并提供大量的专业技术工作岗位。相关从业人员的首要特征是具有较高的文化和经济资本，即大多数具有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和中等以上的收入水平。

这批参与全球化程度较高的专业中产阶级具有某些共同的社会特征，如更加关心国际时事，更多地使用全球化的信息工具如互联网，对全球化抱有更为开放的态度，在宗教较为复杂的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他们较少参与宗教活动，而更多考虑世俗事务。这些社会特征是他们在社会化包括为职业所接受的高等教育训练以及从事全球化相关职业的过程中形成的，用法国哲学家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有关“生存状态”（habitus）理论来说，是他们在与全球化相关的职场“场域”（field）中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sup>②</sup> 正是这些社会特征使得这个阶层对于全球化以及参与全球化的主要国家更为了解，也更加理解自身与这些国家的相互依赖关系。就中国在东亚国家中的影响力而言，这一阶层比其他社会阶层更为了解中国，并更容易认为中国对本国具有较大影响力。

总之，全球化对于各国内部社会的影响并不是均衡的。一部分群体高度参与全球化，而其他群体的参与度则较低。当全球化的发展将大多数国家纳

---

<sup>①</sup> 有关专业中阶层的概念，参见 Joanne Kay and Suzanne Laberge, “The ‘New’ Corporate Habitus in Adventure Racing”, *International Review for the Sociology of Sport*, Vol 37, No 1, 2002, pp. 17-36.

<sup>②</sup> Pierre Bourdieu and Richard Nice (trans.),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ierre Bourdieu and Richard Nice (trans.),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入一个相互依赖的多边网络之后，其结果就是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发展为各国内部与全球化紧密相关的特定群体之间的相互依赖，即跨国相互依赖阶层的出现。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跨国相互依赖阶层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要比国家整体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更为紧密。其结果是，一国对外经济影响力的大小从以国别为基础转换为以社会阶层为基础。换言之，在解释一国对其他国家经济影响力大小的差异时，国家整体性因素如两国间政治关系变得较不重要，而社会阶层因素如专业中产阶级的数量则非常重要。根据上述分析，结合中国在东亚国家的具体情境，本研究首先得出以下两个假设：

假设一：东亚国家民众对中国影响力大小的评价不存在国家间整体性差异（即没有受到国家间整体性因素的影响）；

假设二：东亚国家民众对中国影响力大小的评价在同一国家内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各国受全球化影响的专业中产阶级，即居住在较高级别的世界城市中，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较高，更加关心国际时事，更多地使用互联网，对全球化抱有更为开放的态度，较少参与宗教活动的人群，比其他社会阶层更倾向于认为中国对本国的影响力大。

## （二）影响力性质差异：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与地位

全球化如何影响一国对外影响力的性质？在由全球化所形成的多边相互依赖网络中，各国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杂乱的，而是通过进入全球价值链的方式被整合起来，而一国在价值链中的角色和地位与其对外影响力密切关联。

全球价值链是工业经济学和商业研究中常用的概念，最早由哈佛大学商学院的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教授提出，指商品或服务在全球范围内从生产、销售到回收、处理的整个过程。<sup>①</sup>在这一由多个环节组成的链条中，每个环节的经济活动都会增加最终产品的市场价值。<sup>②</sup>在全球化体系

---

<sup>①</sup> Michael E. Porter, *Competitive Advantage: Creating and Sustaining Superior Performance*, New York: Free Press, 1985.

<sup>②</sup> 价值链的发展主要由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跨国企业的垂直非一体化（vertical disintegration）所带动。有关价值链各环节以及升级，参见 John Humphrey and Hubert Schmitz, “How does Inser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 Affect Upgrading in Industrial Clusters?” *Regional Studies*, Vol. 36, No. 9, 2002, pp. 1017-1027. 需要指出的是，全球价值链（global chain）和附加值贸易（value-added trade）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全球价值链是生产专业化程度日益提高的全球生产贸易体系的整体概括，在该体系中，各国生产的产品和服务会以投入品的形式出口至其他国家，后者再进行加工生产与出口；而附加值贸易是一种能够体现这种分工的贸易统计方法，在计算中减去了被重复计算的相同劳动、资本和中间品的价值，更真实地反映了各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 and 相互关系（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

中，一些国家的经济行为体承担价值链的核心环节，而其他国家则完成非核心环节，它们在价值链中的角色和地位存在显著差异。盖瑞（Gereffi Gary）等人关于价值链内部治理的研究显示，居于价值链上游的发达国家领导企业对处于价值链中端和末端的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供应商和组装企业往往具有很强的技术和管理控制能力，特别是在很难实现标准化处理的产业领域。<sup>①</sup>这种地位差异往往是以国家为基础的整体性差异。换言之，虽然每个国家有不同的资源禀赋和优势产业，在某些产业中地位较高而在某些产业中较低，但是总体来说，一个国家大部分经济行为体在各自相关产业价值链中的位置趋同。这是因为，每个国家的企业在产业中的竞争能力与本国劳动力的技术水平、人才素质、基础设施、市场规模、国内需求水平以及政府结构等国家整体性因素紧密相关。<sup>②</sup>

就影响力而言，由于产业链上游的国家掌握核心技术和能力，且整体科技水平与民众素质都较高，它们较容易获得中下游国家的积极评价。另外，它们具有较强的投资能力，能够在下游国家进行产品开发和技术转让等经济活动，这些都可以使下游国家受益。但对下游国家来说，由于资金、技术和人才各方面的劣势，较难获得上游国家的肯定。从心理认知的角度来说，由于参与产业链是以价值增值为目的，具有更强增值能力的人或者国家更容易在该群体中成为被仰慕的对象，因而对其他成员具有专家型权力（expert power）；相反，增值能力较低的人或者国家则不容易在群体中获得认同。<sup>③</sup>

---

① Gereffi Gary, John Humphrey and Timothy Sturgeon, “The Governance of Global Value Chains”,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 12, No 1, 2005, pp 78-104; John Humphrey and Hubert Schmitz, “Governance in Global Value Chains”, *IDS Bulletin*, Vol 32, No 3, 2001, pp 19-29.

② 有关产业链与国家整体实力的探讨，代表性的文献有：Michael E. Porter,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Creating and Sustaining Superior Performanc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1; Mike Morris and Cornelia Staritz, “Industrialization Trajectories in Madagascar’s Export Apparel Industry: Ownership, Embeddedness, Markets, and Upgrading”, *World Development*, Vol 56, No 56, 2014, pp 243-257.

③ 专家型权力的概念是由弗伦希（John R. P. French）和雷文（Bertram H. Raven）在讨论社会权力（social power）时提出的，详见 John R. P. French and Bertram H. Raven, “The Bases of Social Power”, in Jay M. Shafritz, J. Steven Ott and Yong Suk Jang eds., *Classics of Organization Theory*, Boston: Cengage Learning, 2010, pp 151-157。这一概念在《组织中的社会心理学》一书中得到阐述，参见 Katz Daniel and Robert Louis Kahn,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Organizations*, New York: Wiley, 1978。

因此，下游国家民众更容易对上游国家产生积极评价，而上游国家则容易对下游国家形成消极评价。值得说明的是，就对外影响力而言，上下游国家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而更多的是影响力输出国与输入国之间的关系。此外，上下游关系是相对的，一国相对于后面的国家是上游国家，而相对于前面的国家则是下游国家。

为了更清晰地阐明一国在产业链中的地位以及与他国的关系，本文使用前向链接（forward linkage）和后向链接（backward linkage）<sup>①</sup>的概念。前者是指一国出口的产品作为中间品进入他国出口产品的部分，后者则表示一国出口的产品中包含的由其他国家创造的部分，分别用前向链接度和后向链接度<sup>②</sup>进行衡量。一国前向链接度越高，在全球价值链中就越处于上游的位置，该国输出的中间品相对较多，在国际分工中主要负责技术含量高的零部件的生产；相反，后向链接度越高，在全球价值链中越处于下游的位置，即对来自他国的中间品需求较大，在国际分工中主要从事产品的加工与组装。<sup>③</sup>前、后向链接度可以较为客观地呈现一国在国际分工网络中的位置。但是，考虑到本研究中东亚各国民众对中国影响力性质的评价并非由各国在全球价

---

① “前向链接”与“后向链接”的概念最早由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提出。参见 Albert O. Hirschman, *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8。米勒（Ronald E. Miller）和布莱尔（Peter D. Blair）等学者又对这两个概念进行了较为深入的阐述。参见 Ronald E. Miller and Peter D. Blair, *Input-Output Analysis: Foundations and Extens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555-565; Guido Cella, “The Input-Output Measurement of Interindustry Linkages”,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Vol 46, No 1, 1984, pp. 73-84。

② 前向链接度和后向链接度分别对应经合组织（OECD）贸易附加值数据库（Trade in Value Added (TiVA) database）中的“EXGR\_DVAFXSH（Domestic value added in partners’ exports, as share of gross exports）”和“EXGR\_FVASH（Foreign value added share of gross exports）”两项指标，详见 <http://stats.oecd.org/index.aspx?queryid=66237>。

③ “上游”与“下游”是由产业链延伸出来的一组概念，在不同语境下，“上游”与“下游”各自所指涉的对象也有所不同。在产业间分工的语境下，“上游”一般指从事资金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的资源开采、劳动密集型产业活动的国家，从事精细加工等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活动的国家则为“下游”；但在产业内分工的语境中，“上游”指提供零部件或半成品的国家或企业，而“下游”则负责组装与加工。当前的国际分工已逐渐由产业间分工发展为产业内分工，且前、后向链接度的计算方法也强调的是“中间品”在出口中的比重，更符合产业内分工的情况。因此，本文讨论的“上游”与“下游”均为产业内分工语境下的含义。参见刘志迎、赵倩：《产业链概念、分类及形成机理研究述评》，载《工业技术经济》2009年第10期，第51~55页；杨国亮、张元虹：《论当代国际分工的深化及其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载《当代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第64~67页。

价值链中的地位决定，而是受中国与这些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相互关系所影响的，本文将“一国的前、后向链接度”进一步细化为“一国对另一国的前、后向链接度”，以精确地描述两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链接关系。假设有A、B两国，A国出口到B国的中间品价值占B国出口总值的比重为A对B的前向链接度；相反，B国出口到A国的中间品价值占A国出口总值的比重则为A对B的后向链接度。A国对B国的前向链接度越高，说明在全球价值链或国际分工体系中A国越处于B国的上游位置；A国对B国的后向链接度越高，则代表A国越处于B国的下游位置。通过测量东亚各国对中国的前向与后向链接度，可以较为清晰地显示出它们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相对位置。基于上述相关分析，本研究得出以下两个基本假设：

假设三：东亚各国民众对中国影响力性质的评价存在显著的国家间整体性差异；

假设四：对中国前向链接度越高的东亚国家对中国影响力的评价越负面；对中国后向链接度越高的国家对中国影响力的评价越正面。

## 四、研究方法

为了验证前文的假设，我们使用第三轮“亚洲民主动态调查”（The Asian Barometer Survey，以下简称ABS3）<sup>①</sup>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该调查于2010年1月至2012年11月在东亚13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本研究选取菲律宾、泰国、蒙古国、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柬埔寨和印度尼西亚（由于缺乏越南对中国的态度数据，故未包括在内）9个国家的样本作为研究对象，共获得有效样本11973个。各国数据的代表性以及测量问题的信度与效度得到了检验。<sup>②</sup>以下首先介绍各变量的定义及测量。

### （一）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有两个：中国影响力的大小和中国影响力的性质，两个

<sup>①</sup> “亚洲民主动态调查”是由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政治学研究所与“国立”台湾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共同主持的大型跨国调查研究项目。该项目利用社会调查方法，长期追踪东亚13个国家和地区公民政治行为和态度。该项目已经完成四轮调查，是国际晴雨表调查（Global Barometer Survey）项目的区域成员。

<sup>②</sup> 具体结果可以参考 <http://www.asianbarometer.org/data/data-release>。

变量的测量方法如表 1 所示。这两个变量从递进的层次反映了各国民众对中国影响力的评价。

表 1 因变量的测量方法

因变量	变量符号	调查问题	测量量表	均值
中国影响力大小	<i>influence_extent</i>	您认为中国对贵国的影响大吗？*	1=没有影响, 2=没有很大的影响, 3=有些影响, 4=有非常大的影响	3.21
中国影响力的性质	<i>influence_positivity</i>	大体而言, 您认为中国对贵国的影响如何？	1=非常负面, 2=负面, 3=有点负面, 4=有点正面, 5=正面, 6=非常正面	3.82

注：\*该问卷没有直接问受访者关于中国经济影响力的大小，但是我们发现这道题的结果与宏观层面的经贸依存度之间显著相关，且在下文的多层回归模型中我们加入其他宏观变量以控制非经济因素的影响。

## (二) 自变量和控制变量

以下分别介绍个体与国家两个层次的自变量和控制变量，以及它们的测量问题、量表和均值。个体层次的变量如表 2 所示。

表 2 个体层次的自变量

变量	变量符号	调查问题	测量量表	均值
性别	<i>gender</i>	您的性别？	0=女, 1=男	0.49*
年龄	<i>age</i>	您出生在哪一年？	根据出生年计算年龄。	44.40
教育水平	<i>education</i>	您的最高教育水平？	1=小学及以下, 2=中学, 3=大学, 4=研究生	1.93
社会地位	<i>social-status</i>	如何评价您所在家庭的社会地位？	1~10 代表由低到高的十个层次	5.39
收入水平	<i>income</i>	如何评价您的家庭收入水平？	1~5 代表由低到高的五个层次	2.56
居住地类型	<i>residence-type</i>	您目前居住的地方属于以下哪种类型？	1~4 代表“农村”~“百万人以上的大城市”	2.45
国际时事关注	<i>foreign-news</i>	您会关注与国际时事相关的新闻吗？	1~5 代表由“从不关注”~“每天都关注”	3.24
互联网使用	<i>web-touch</i>	您使用互联网的频率有多高？	1~6 代表“从不”~“几乎每天”	2.80

经济全球化支持度	<i>globalization-support</i>	“我们应该减少进口外国的产品来保护我们的农民和工人”	1~4 代表“非常同意” ~“非常不同意”	4.04**
		“外国商品损害本地利益”	1~4 代表“非常同意” ~“非常不同意”	
宗教参与	<i>religion-participation</i>	您多久参加一次宗教活动？	1~11 代表“无宗教信仰”~“一天数次”	6.36

注：本研究对以上 ABS3 数据中所有回答“不知道”和其他缺失值做了删除处理。

\* 这里采用均值来显示男女比例，即女性占 49% 而男性占 51%。

\*\* 该变量的测量采取将两题相加的办法，其取值范围是 1~8。

在国家层次，我们关注的是受访者所在国家与中国的经贸及政治关系，其中两国贸易的前后向链接度是本研究的重点。我们从全球价值链数据库 (UNCTAD-EORA GVC Database) 及中国外交部、IMF、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UNCTAD) 等网站取得相关数据，相关变量的编码方案以及来源如表 3 所示。

表 3 国家层次的自变量和控制变量

变量	变量符号	变量含义及说明
贸易关系	<i>trade</i>	指以上某一东亚国家或地区与中国的贸易额占该国或地区该年度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取 4 年（问卷调查开展的年份+此前 3 年）数值的平均值
政府间关系	<i>government-relation</i>	与中国政府的正式合作关系，1~5 依次代表非伙伴关系、合作伙伴关系、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sup>①</sup> 以上五种关系的友好密切程度逐级递增
领土争端	<i>territory-disputes</i>	调查期间是否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0=没有，1=有
对中国前向链接关联度	<i>GVC-forward linkage</i>	指中国从某国进口中间产品的价值占中国出口总值的比重。取 4 年（问卷调查开展的年份+此前 3 年）数值的平均值
对中国后向链接关联度	<i>GVC-backward linkage</i>	指某国从中国进口中间产品的价值在该国出口总值中的比重。取 4 年（问卷调查开展的年份+此前 3 年）数值的平均值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 UNCTAD-EORA GVC Database、中国外交部、IMF、UNCTAD 等数据库的数据自制。其中，贸易关系数据来自 IMF Database，UNCTAD Statistics；政府间关系数据来自中国外交部网站；前后向链接度数据来源于 UNCTAD-EORA GVC Database。

<sup>①</sup> 门洪华、刘笑阳：《中国伙伴关系战略评估与展望》，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 年第 2 期，第 62~95 页。

## 五、分析和讨论

### (一) 中国影响力大小及性质在东亚国家间整体性差异分析

由于假设一和假设三的分析验证过程类似,为使本文更为简洁,这里将二者合并一起进行分析。首先,为了验证假设一和假设三关于各国对中国影响力大小/性质的评价不存在/存在国家间整体性差异的假设,我们建立了多层次截距模型(intercept model)(如方程 1-1~1-4 所示),即所谓的零模型(null mode)。在该模型中,无论是个体层次(以下称为第一层)还是国家层次(以下称为第二层)的回归方程都不包含有任何自变量。它将结果变量的方差区分为组间方差和组内方差两部分,根据这两部分方差成分,可以计算出两个因变量(影响力大小/性质)的组内相关系数(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CC),即因变量的组间方差占总方差的比例,计算公式为  $\text{var}(\mu_i) / [\text{var}(\mu_i) + \text{var}(\epsilon_i)]$ 。根据柯恩(Jacob Cohen)的研究结果,<sup>①</sup>如果因变量的 ICC 值大于 0.059,则说明该变量的组间差异(即不同国家之间的整体差异)显著存在,反之则不存在。

第一层模型:

$$\text{方程 1-1: influence\_extent}_1 = \beta_{01} + \epsilon_1$$

$$\text{方程 1-2: influence\_positivity}_2 = \beta_{02} + \epsilon_2$$

第二层模型:

$$\text{方程 1-3: } \beta_{01} = \gamma_{01} + \mu_1$$

$$\text{方程 1-4: } \beta_{02} = \gamma_{02} + \mu_2$$

零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数据表明,因变量“中国影响力大小评价”的 ICC 值为 0.049,小于柯恩提出的差异判定标准,说明各国国民对中国影响力大小的评价并不存在显著的组间差异,即该评价未受到国家间整体性因素影响,假设一得到证实。而另一个因变量“中国影响力性质评价”的 ICC 值则达到了 0.175 的水平,明显高于 0.059 的标准线,说明在“中国对本国的影响是否正面”这个问题上,东亚各国国民的观点存在着整体性的显著差异,假设三得到证实。

---

<sup>①</sup> Jacob Cohen, *Statistical Power Analysis for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Mahwah, NJ: Erlbaum, 1988.

表 4 零模型的回归结果

因变量	随机项方差	方差值	ICC
中国影响力大小评价 ( <i>influence__extent</i> )	var ( $\epsilon_1$ )	0.464	0.049
	var ( $\mu_1$ )	0.024	
中国影响力性质评价 ( <i>influence__positivity</i> )	var ( $\epsilon_2$ )	1.161	0.175
	var ( $\mu_2$ )	0.246	

## (二) 专业中产阶级与影响力大小

为了验证假设二，我们通过普通最小二乘法（Ordinary Least Square, OLS）回归分析中国影响力大小评价与社会群体的关系。前文已经说明了专业中产阶级的基本社会特征：居住在层级较高的城市，教育程度较高，收入水平较高，拥有较明显的全球化特征，包括更多地关心国际时事，使用互联网，支持全球化，更少宗教参与。以下就以这些特征为自变量，对中国影响力大小的评价为因变量，建立回归模型，如方程 2 所示。

方程 2： $influence\_extent_i = \beta_0 + \beta_1 gender_i + \beta_2 age_i + \beta_3 education_i + \beta_4 social-status_i + \beta_5 income_i + \beta_6 residence-type_i + \beta_7 foreign-news_i + \beta_8 web-touch_i + \beta_9 globalization-support_i + \beta_{10} religion-participation_i + \epsilon_i$ <sup>①</sup>

表 5 报告了方程 2 的回归结果，此处我们采用了嵌套型的分析方式，即在方程中依次加入不同的自变量，观察各个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回归结果表明，对中国影响力大小的评价与上述主要自变量之间均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居住在人口规模更大的城市、教育水平较高、收入水平较高、自评社会地位较低、更多地关心国际时事、使用互联网、更支持经济全球化、更少宗教参与的个体认为中国影响力较大。其中，自评社会地位较低说明在上述人群中，多数认为自己并非本国精英，这进一步证明了他们的中产阶级特征。假设二得到证实。需要说明的是，在控制了居住地变量以后，对全球化的态度与影响力大小评价的相关性消失，说明对全球化的态度与城乡差异紧密相关。另外，控制了居住地和全球化其他相关特征以后，收入水平与影响力大小评价的相关性逐渐消失，说明该群体对中国影响力大小的评价主要受其全球化特征影响，收入水平只是附带特征（见表 5）。经常使用互联

① 下标  $i$  表示一个特定的个体样本。

网这一特征提示该阶层受到信息技术发展的密切影响，也印证了全球化与通信技术发展之间的紧密关系。<sup>①</sup> 图 2 展示了所有回归系数的 95% 置信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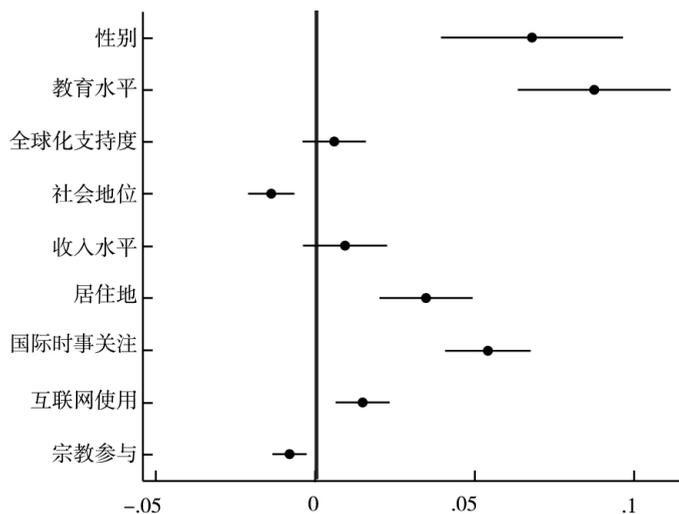


图 2 中国影响力大小回归系数的置信区间

需要说明的是，用 OLS 方法拟合上述模型在方法上可能存在两方面的问题。首先，由于 OLS 要求因变量为连续变量，因此在上述分析中，我们实际上是把本来离散的因变量当作连续变量处理，虽然这种处理方法在社会研究中已经获得共识，但其稳健性依然值得进一步检验。其次，我们在分析中发现，依据上述模型得到的残差存在显著的异方差问题。也就是说，该模型中的误差项  $\epsilon$  的方差并不是固定的，这种情况可能导致回归系数的估计值出现偏误，这也是一个需要处理的问题。基于以上分析，为了得到更加稳健的分析结果，我们采用稳健序次逻辑斯蒂（ordered logistic, ologit）模型回归方法对上述模型进行了重新拟合。该模型专门针对离散型的因变量，并考虑了异方差的问题，从而使分析结果更加可靠。在此次回归结果中（见附录中表 1），各变量回归系数的符号与显著性与上述 OLS 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说明表 5 的分析结果是稳健的。

<sup>①</sup> Stephen P. Bradley, Jerry A. Hausman, and Richard A. Nolan, *Globalization, Technology, and Competition: The Fusion of Computer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in the 1990s*,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93.

表 5 中国影响力大小评价的回归结果

性别	0.080 ***	0.066 ***	0.067 ***	0.068 ***	0.068 ***	0.072 ***	0.065 ***	0.062 ***	0.057 ***
	(0.013)	(0.013)	(0.013)	(0.014)	(0.014)	(0.014)	(0.014)	(0.014)	(0.015)
	0.003 ***	0.005 ***	0.005 ***	0.005 ***	0.005 ***	0.004 ***	0.004 ***	0.005 ***	0.005 ***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教育水平	0.171 ***	0.164 ***	0.172 ***	0.163 ***	0.163 ***	0.143 ***	0.125 ***	0.098 ***	0.103 ***
	(0.009)	(0.009)	(0.009)	(0.011)	(0.011)	(0.011)	(0.011)	(0.012)	(0.012)
全球化的支持度	0.011 **	0.010 **	0.010 **	0.009 *	0.009 *	0.007	0.007	0.002	0.002
	(0.005)	(0.005)	(0.005)	(0.005)	(0.005)	(0.005)	(0.005)	(0.005)	(0.005)
社会地位	-0.014 ***	-0.014 ***	-0.014 ***	-0.018 ***	-0.018 ***	-0.016 ***	-0.015 ***	-0.017 ***	-0.014 ***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收入水平	0.018 ***	0.018 ***	0.014 **	0.018 ***	0.014 **	0.014 **	0.014 **	0.006	0.006
	(0.006)	(0.006)	(0.006)	(0.006)	(0.006)	(0.006)	(0.006)	(0.006)	(0.006)
居住地类型	0.048 ***	0.043 ***	0.043 ***	0.048 ***	0.043 ***	0.048 ***	0.043 ***	0.037 ***	0.031 ***
	(0.007)	(0.007)	(0.007)	(0.007)	(0.007)	(0.007)	(0.007)	(0.007)	(0.007)
国际时事关注	0.050 ***	0.047 ***	0.047 ***	0.050 ***	0.047 ***	0.047 ***	0.045 ***	0.045 ***	0.045 ***
	(0.007)	(0.007)	(0.007)	(0.007)	(0.007)	(0.007)	(0.007)	(0.007)	(0.007)
互联网使用	0.026 ***	0.024 ***	0.024 ***	0.026 ***	0.024 ***	0.026 ***	0.024 ***	0.024 ***	0.024 ***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0.004)
宗教参与	-0.009 ***	-0.009 ***	-0.009 ***	-0.009 ***	-0.009 ***	-0.009 ***	-0.009 ***	-0.009 ***	-0.009 ***
	(0.003)	(0.003)	(0.003)	(0.003)	(0.003)	(0.003)	(0.003)	(0.003)	(0.003)
截距项	3.043 ***	2.622 ***	2.596 ***	2.661 ***	2.659 ***	2.586 ***	2.480 ***	2.509 ***	2.552 ***
	(0.020)	(0.030)	(0.034)	(0.038)	(0.040)	(0.041)	(0.043)	(0.044)	(0.048)
样本数	10910	10,900	10563	10129	9482	9481	9453	9417	9057
拟合度 (R <sup>2</sup> )	0.008	0.040	0.040	0.042	0.043	0.048	0.054	0.057	0.061

注：因变量是“对中国影响力大小的评价”，\*\*\* $p < 0.01$ ，\*\* $p < 0.05$ ，\* $p < 0.10$ ，括号内是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差，下同。

那么，这些专业中产阶级在东亚各国是怎样分布的？首先，他们应该分布在该地区的主要城市中，城市的等级越高，其人数就越多。为了清晰地展示他们的分布位置，我们根据智库“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网络”（Globalization and World Cities Research Network, GaWC）关于世界城市等级划分的最新研究成果绘制了图3。<sup>①</sup>该智库主要以各城市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网络连通性（network connectivity）为依据，将城市划分为五个等级。具体而言，是以一个城市在会计、广告、银行和法律四大部门所发挥的“全球服务中心”（global service centers）作用为评价标准。<sup>②</sup>从第一到第五等级，各城市在全球化产业与服务中的功能依次下降，所提供的全球化相关职位也依次减少。从图3中可以看出，东亚国家的首都和经济中心城市提供了最多的全球化相关职位，也是与全球化最为相关的专业中产阶级的聚集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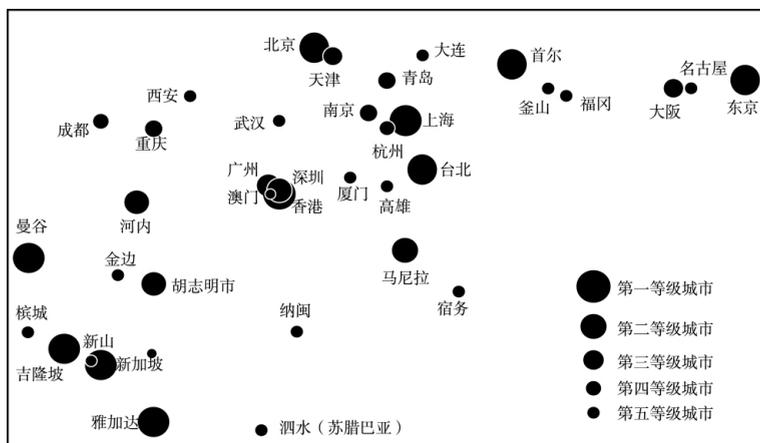


图3 东亚地区的世界城市体系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 GaWC 2012 年数据自制。

第二，就人口数量及比重而言，东亚国家的专业中产阶级具有相当规模，且越是在发达国家，规模越大。我们对东亚9国的专业中产阶级人口比

<sup>①</sup> 详见 GaWC, <http://www.lboro.ac.uk/gawc/index.html>。目前数据更新至2012年。

<sup>②</sup> 该研究对城市的划分以某一城市在上述四大行业的跨国企业（或分公司）数量为评分依据，企业数量越多，城市的得分越高，总分为10~12分的属于第一等级城市，7~9分为第二等级城市，4~6分则为第三等级城市。参见 Jonathan V. Beaverstock, Peter J. Taylor and Richard G. Smith, “A Roster of World Cities”, pp. 445-458。

重进行了估算，如表 6 所示。由于无法通过统计数据直接估算城市专业中产阶级的数量，我们通过计算同时满足城市人口、受过高等教育、从事需要专业知识技能这三个条件的人口比重，对该群体占总人口的比重进行了估算。如表 6 所示，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发达国家比重最高，泰国、马来西亚、蒙古国居中，而柬埔寨、越南、印尼和菲律宾最低。在印尼、越南和菲律宾，由于人口基数大，相关比例较低并不能说明其绝对规模小。

表 6 东亚国家专业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比重（估计值）（单位：%）

国家	城市人口	从事专业工作*	受过高等教育
柬埔寨	19.81	10.65	1.15
印尼	49.92	16.33	3.39
日本	90.52	39.64	20.91
韩国	81.94	27.64	18.03
马来西亚	72.01	15.72	10.33
蒙古国	67.57	11.04	9
菲律宾	48.65		12.53
新加坡	100	30.59	15.32
泰国	33.73	21.15	9.4
越南	30.39	18.28	

注：\*表中所述的“从事需要专业知识技能的人”主要包括经理、技术专家、行政人员等。需要强调的是，由于按职业分类的人口统计中，职业类型的划分较为泛化，可能出现个别国家被高估的情况。

资料来源：表中数据由笔者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联合国统计司等机构的原始数据计算所得，其中大部分为 2010 年数据，个别国家在 2010 年数据缺失的情况下，选取了可用数据中最接近 2010 年的年份数据。参见 <http://data.stats.gov.cn/index.htm>，<http://data.un.org/>。

由于专业中产阶级能够接触较多他国信息，同时具有较强的网络信息传播能力，因而是塑造本国民众对外国态度的核心人群。另外，他们在国内政治中具有重要的社会动员能力。在韩国、泰国、印尼这几个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中，中产阶级积极利用自身的政治动员能力，成为挑战威权政府和促进政治民主化的主要力量。<sup>①</sup>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规模的扩大，他们通过

<sup>①</sup> David Martin Jones, "Democratization, Civil Society and Illiberal Middle Class Culture in Pacific Asia",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30, No 2, 1998, pp 147-169.

成立非政府组织与开展社会运动，成为影响政府决策的重要力量，<sup>①</sup> 特别是在与其利益密切相关的全球化和市场化发展等议题上。<sup>②</sup> 在新一轮的“反全球化”的浪潮中，由于全球化的受害者主要是发达国家中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中下阶层，<sup>③</sup> 而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中的专业中产阶级是受益阶层，所以，后者支持全球化。考虑到他们同时认为中国的影响力大，因此，他们应该比其他社会群体更倾向于接受中国推进全球化的相关倡议。

### （三）全球价值链地位与影响力的性质

为了验证假设四，我们建立了一个解释“对中国影响力的性质评价”的多层线性模型。该模型以民众对中国影响力的性质评价为因变量，分析了各国“对中国的前向/后向链接度”与该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为了控制其他因素对因变量的影响，在回归方程中，我们还加入了国家和个体两个层次的控制变量，如国家层次的双边贸易、政府间关系和领土争端以及个体层次的教育、收入和全球化的其他特征等。两个层次的回归模型如方程 3-1 及 3-2 所示。其中，方程 3-2 的截距项代表国家之间的整体差异。

#### 第一层模型（个体层次）：

方程 3-1:  $influence\_positivity_i = \beta_0 + \beta_1 gender_i + \beta_2 age_i + \beta_3 education_i + \beta_4 social-status_i + \beta_5 income_i + \beta_6 residence-type_i + \beta_7 foreign-news_i + \beta_8 web-touch_i + \beta_9 globalization-support_i + \beta_{10} religion-participation_i + \epsilon_i$

#### 第二层模型（国家层次）：

方程 3-2:  $\beta_0 = \gamma_0 + \gamma_1 trade_j + \gamma_2 government-relation_j + \gamma_3 territory-disputes_j + \gamma_4 GVC-forward linkage_j + \gamma_5 GVC-backward linkage_j + \mu^4$

表 7 报告了方程 3-1 和 3-2 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个体对中国影响力性质的评价的确与所在国对中国的前向链接度存在显著负相关（ $\beta = -0.148$ ，

① 杨鲁慧：《中产阶级的崛起与东亚的政治转型》，载《当代亚太》2006年第1期，第46页；李路曲：《东亚的中产阶级、市民社会与政治转型》，载《当代亚太》2000年第11期，第47页。

② 例如，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东亚地区兴起的“反全球化”浪潮中，专业中产阶级是主导力量之一，当时由于全球化促进了下层阶级的向上流动，中产阶级将其视为自身经济安全的威胁。参见 Graham Carol, “Winners and Losers: Perspectives on Globalization from the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The Brookings Review*, Vol 19, No 4, 2001, pp 22-25.

③ 有关本轮全球化的受益者和受害者的讨论，参见 Eelco Harteveld, “Winning the ‘Losers’ but Losing the ‘Winners’? The Electoral Consequences of the Radical Right Moving to the Economic Left”, *Electoral Studies*, Vol 44, 2016, pp 225-234.

④ 下标  $i$  表示特定的个体样本， $j$  表示样本所在的国家。

$p < 0.01$ ), 而与后向链接度呈显著正相关 ( $\beta = 0.099, p < 0.01$ ), 因此, 假设四得到证实。在微观因素方面, 除了社会地位、宗教参与度、全球化支持度和居住地类型与性质评价存在相关性, 其他因素的相关性均不显著, 如教育、收入、互联网使用以及国际时事关注度等。这说明在评价影响力的性质方面, 各国内部社会群体的特征因素并不明显。虽然第二部分的研究证实各国的专业中产阶级比其他社会群体更倾向于认为中国的影响力大, 但他们在评价中国影响力的性质方面与其他群体没有显著差异。

上述回归采用的是基于最大似然法 (maximum likelihood, ML) 的模型拟合方案。这种分析方法的问题在于, 当第二层次即国家层次的样本数量较少 (一般小于 30) 时, 得到的估计结果特别是标准误差的估计结果可能存在一定的偏误。因此, 为了验证上述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我们用限制性最大似然法 (restricted maximum likelihood, REML) 对上述模型进行了重新估计, 相对于普通的最大似然回归, 这种方法分两步分别估计固定效应和方差分量 (其中估计方差分量差异与计算样本方差类似),<sup>①</sup> 因而能够更好地保证第二层样本数目较少情况下回归结果的无偏性。结果表明, 用这种方法估计的变量系数在符号及回归显著性方面均与原模型保持一致, 说明我们的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见附录中表 2)。

表 7 中国影响力性质多层模型分析结果

	中国影响力性质评价
个体层次变量	
性别	0.020
	(0.024)
年龄	0.001
	(0.001)
教育水平	0.025
	(0.021)
社会地位	0.022**
	(0.007)

<sup>①</sup> Stephen W. Raudenbush, and Anthony S. Bryk,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s: Applications and Data Analysis Methods*, Thousand Oaks, CA Sage, 2002, p. 53.

□ 当代亚太

收入水平	-0.015
	(0.011)
居住地类型	0.034**
	(0.012)
国际时事关注	-0.005
	(0.011)
互联网使用	0.002
	(0.008)
经济全球化支持度	0.017*
	(0.007)
宗教参与	0.021***
	(0.005)
国家层次变量	
贸易关系	-0.039***
	(0.002)
政府间关系	0.013
	(0.016)
领土争端	0.681***
	(0.079)
对中国前向链接关联度	-0.148***
	(0.009)
对中国后向链接关联度	0.099***
	(0.013)
截距项	3.319***
	(0.137)
var ( $\mu$ )	4.73e-17
var ( $\epsilon$ )	1.178
样本数	8833
国家数	9

注：\*\*\*  $p < 0.01$ , \*\*  $p < 0.05$ , \*  $p < 0.10$ 。

中国参与全球化的主要方式是积极加入东亚生产分工体系。在该体系中，处于价值链不同位置的国家，<sup>①</sup> 其在要素禀赋和发展程度上的差异性导致中国与它们在价值链中的关系也有所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1）在部分产业的价值链中，中国主要作为加工组装生产基地，进口上游国家如日本和韩国提供的技术含量较高的中间投入品，进行组装并直接出口最终消费品；<sup>②</sup>（2）在某些产业的价值链中，中国作为具有一定技术的加工基地，将从上游国家进口的中间产品加工后出口到下游国家如柬埔寨和越南等进行组装。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对中国前向链接度高的上游国家在相互依赖中都占有较强的优势，对中国的影响力性质的评价都不高。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对中国的后向链接度高的下游国家，它们从事技术含量更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更倾向于认可中国的加工技术以及世界工厂的地位，因此对中国影响力性质的评价更高。目前，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第二种情况在迅速增加。从1995年至2011年，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前向链接度逐渐呈上升趋势，后向链接度则缓慢下降（见图4）。<sup>③</sup> 现有研究显示，虽然中国目前许多产业技术达不到世界前沿水平，但是出现了较多包容性的创新（inclusive innovation），即在较低的成本下具有较高性价比的创新。<sup>④</sup> 这已经成为中国相对于上游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不过，总体来说，中国在价值链中的地位仍然较低，这成为影响其他国家，特别是价值链上游国家对中国影响力正面性评价的重要因素。

---

① Mitsuyo Ando and Fukinari Kimura, “The Formation of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Networks in East Asia”, NBER working paper No 10167, 2003, p 3.

② 张捷：《东亚国际分工体系的演变与中国的政策选择》，载《当代亚太》2005年第8期，第12页。

③ 樊茂清、黄薇：《基于全球价值链分解的中国贸易产业结构演进研究》，载《世界经济》2014年第2期，第68页。

④ 有关包容性创新的概念，参见 Joanna Chataway, Rebecca Hanlin and Raphael Kaplinsky, “Inclusive Innovation: An Architecture for Policy Development”,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Vol 4, No 1, 2014, pp 33-54; Gerard George, Anita M. McGahan and Jaideep Prabhu, “Innovation for Inclusive Growth: Toward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a Research Agenda”,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Vol 49, No 4, 2012, pp 661-6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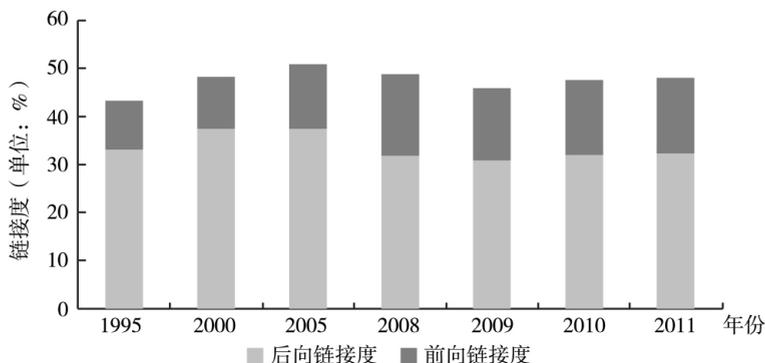


图4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前、后向链接度

资料来源：OECD, Trade in Value Added (TiVA) -October 2015。

## 六、讨论与总结

本研究以权力与相互依赖理论为基础，通过综合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理论、全球价值链理论，以及社会学有关阶层“生存状态”与心理学专家型力量相关理论，建立了全球化与国家对外经济影响力两个理论模型，并通过多层线性分析对模型进行验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由于全球化所带来的跨国相互依赖阶层的出现，对一国影响力大小的评价，原有的国别间差异被国家内部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异所取代。在本研究中，对中国影响力大小的评价在东亚国家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国家间整体性差异，而各国受全球化影响的专业中产阶级，即居住在较高层级的世界城市中，拥有较高教育程度，收入处于中等阶层，拥有较为明显的全球化社会特征的人群，比其他社会群体更倾向于认为中国的影响力大。第二，一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成为他国民众对其影响力性质评价的关键。在本研究中，对中国前向链接度越高的国家民众更倾向于负面评价中国影响力，而对中国后向链接度高的国家民众更倾向于正面评价中国影响力。

本研究的理论创新如下：第一，突破现有理论将国家视为统一整体的基本模式，从社会阶层的角度揭示全球化在改变一国对外影响力大小时，存在显著的社会内部差异。第二，拓展了现有的以社会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现有理论主要采用两种基本视角：一种从阶级的角度研究国际经济联

系对国内各阶级造成的利益分配差距，从而理解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sup>①</sup> 另一种则从行业/部门的角度来理解上述问题。<sup>②</sup> 本研究也采用社会的阶层分化的视角，但有别于现有研究中以生产要素为基础来划分的“阶级”概念，本文对“阶层”的划分是以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全球化社会特征等属性为标准的，而不是以生产要素为基础。我们发现，在讨论对外影响力时，这种类型阶层的划分更具有实际意义。此外，本研究发现阶层因素主要影响民众对另一国影响力大小的判断，而对影响力性质的评价不会产生显著影响。行业因素，或者说个体所处的行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会深入影响其对其他国家影响力性质的判断。换句话说，阶层和行业都是影响国家对外影响力的重要因素，但是影响的方式不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现有两种分析视角并弥合了它们之间的分歧。第三，全球价值链的引入更新了现有的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二元对立的角度来探讨国家间政治经济关系的视角。

就政策影响而言，本研究认为，在中国与这些国家在政府间关系以及领土等方面不存在较大争议的情况下，对中国后向链接度较高国家中的专业中产阶级更有可能认为中国的影响力大且正面，符合文中第二部分所界定的 A 类影响力，换言之，他们会更倾向于支持或者推动本国政府对中国的友好经济政策，而且他们本身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有可能积极接受中国有关全球化或者区域化的相关倡议如“一带一路”等。因此，他们是中国公共外交中值得重视的对象。与中国前向链接度较高国家中的专业中产阶级比较有可能认为中国的影响力大但负面，即中国对他们的影响力符合上文界定的 B 类，他们可能会审慎地考虑支持或者推动本国政府对中国的友好经济政策，但是相关动机不会太强烈，除非中国的倡议与他们对国际经济和政治的看法一致。考虑到专业中产阶级支持全球化的态度，中国支持全球化的倡议应该不会遭到来自该群体的抵制。因此，他们也应该是中国公共外交中值得争取的对象。不过，对该群体的重视并不是说其他社会群体对中国的政策影响小。本研究的结果仅仅是说明在重视外国政府、经济以及社会精英的同时，不能忽视该群体的作用，特别是考

---

<sup>①</sup> Ronald Rogowski, "Political Cleavages and Changing Exposure to Trade",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21, No 4, 1987, pp 1121-1137.

<sup>②</sup> Peter Gourevitch, "International Trade, Domestic Coalitions, and Liberty: Comparative Responses to the Crisis of 1873-1896", *Th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 8, No 2, 1977, pp 281-313; Jeffrey Frieden, "Invested Interests: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Economic Policies in a World of Global Finan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5, No 4, 1991, pp 425-451.

虑到该群体在本国的国内信息传播以及政治社会动员方面的巨大能量。<sup>①</sup>

对于提升中国的对外影响力而言，本研究发发现，产业升级以及提升自身在价值链中的地位是目前中国提高影响力的关键。当前中国影响力的强度已经在全球化相互依赖网络中得到普遍的承认，但是，要获得政策意义更强的A类影响力，需要更多的正面性评价。因此，中国在产业链中的位置上升具有关键意义。当然，其他政治和外交的因素也不可忽视。

## 七、附录：稳健性测试结果

表1 中国影响力大小评价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分析（稳健 Ologit 回归结果）

	中国影响力大小
性 别	0.178***
	(0.041)
年 龄	0.015***
	(0.001)
教育水平	0.285***
	(0.035)
经济全球化支持度	0.004
	(0.016)
社会地位	-0.042***
	(0.011)
收入水平	0.020
	(0.018)
居住地类型	0.090***
	(0.021)

<sup>①</sup> 值得说明的是，社会阶层的认知能否转为国家政策还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如所在国的政治体制。一般来说，当国家的自主性（state autonomy）比较强时，社会阶层的认知较难直接转化为国家政策，而当国家自主性较弱时，社会阶层的认知则较易转化为国家政策。有关国家自主性的文献，参见 Theda Skocpol,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in Peter Evans, Theda Skocpol, and Dietrich Rueschemeyer eds.,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3-37。

国际时事关注	0.143***
	(0.020)
互联网使用	0.068***
	(0.012)
宗教参与	-0.026***
	(0.008)
分位点 1	-2.232***
	(0.154)
分位点 2	-0.100
	(0.137)
分位点 3	2.549***
	(0.140)
样本数拟合度 (Pseudo R <sup>2</sup> )	9057
	0.031

注：\*\*\* p<0.01, \*\* p<0.05, \* p<0.10。

表 2 中国影响力性质的多层次回归模型 (基于 REML 的分析结果)

	中国影响力性质评价
个体层次变量	
性别	0.023
	(0.024)
年龄	0.001
	(0.001)
教育水平	0.023
	(0.021)
社会地位	0.022***
	(0.007)
收入水平	-0.012
	(0.011)

居住地类型	0.026**
	(0.013)
国际时事关注	-0.007
	(0.011)
互联网使用	0.004
	(0.008)
经济全球化支持度	0.020**
	(0.009)
宗教参与	0.022***
	(0.005)
国家层次变量	
贸易关系	-0.040***
	(0.003)
政府间关系	0.012
	(0.026)
领土争端	0.682***
	(0.121)
对中国前向链接关联度	-0.147***
	(0.014)
对中国后向链接关联度	0.100***
	(0.019)
截距项	3.173***
	(0.158)
var ( $\mu$ )	.003
var ( $\epsilon$ )	1.180
样本数	8880
国家数	9

注：\*\*\*  $p < 0.01$ , \*\*  $p < 0.05$ , \*  $p < 0.10$ 。

# Abstracts

## **Globalization and National Economic Influence: A Socio-economic Analysis of China's Economic Influence in East Asia**

Pang Qin and Luo Yifu

**Abstract:** How doe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shape a country's economic influence? For China, how does its participation in globalization affect its economic projection over foreign countries? Accordingly, what are the implications of such effect on these countries' economic policies towards China? Considering the rising trend of "anti-globalizationism",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have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alue. By adopting multi-level model analysis, this study explores China's economic influence in East Asian countries and arrives at the following findings: First, concerning the extent of China's economic influence,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t the country level but exist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among different social classes within these countries. The urban professional middle class is more inclined than other social groups to view China's economic influence as strong. This should be attributed to the emergence of a transnational interdependence class which is caused by globalization. Second, as for the nature of China's economic influence as positive or negative, it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China's linkage with these countries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While countries with stronger forward-linkages with China are more inclined to negatively evaluate China, countries with stronger backward linkages are more likely to positively evaluate China.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by using a society-centered approach. It moves beyond the view that the state represents an integral unit of research. In addition, it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global value chains in perceiving basic modalities of interstate political economic relations, and this has updated current polarized division betwee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states.

**Key Words:** Globalization; Economic Influence; Professional Middle Class; Global Value Chain; Multi-Level Model Analysis

**About the Authors:** Pang Qin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Sun Yat-Sen University, and a Research Fellow at the Institute of South China Strategy Studies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Luo Yifu is a PhD Student in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 **National Strategic Options for Foreign Oil Dependence: Energy Independence or Interdependence**

**Li Bing**

**Abstract:** Energy strategies are central to a state'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have implications for national welfare and popular livelihood. If domestic resources fail to meet energy needs, energy import of a state becomes an important option for national energy strategy. In general, oil represents a major proportion of overall energy imports. As net quantity of oil imports increase, a state begins to face uncertainties in energy security as external oil dependency increases. In consequence, importing oil then evolves into a trade-off between strategies of energy independence and interdependence. The article weighs those two strategies, and through a review and comparison of their strategic background, current statuses and related measures, it argues that China should continue to promote energy cooperation to exit the "utopia" of energy self-sufficiency. Regardless of the preference for the above choices, both strategies require careful coordination between policy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and meanwhile possess their respectiv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therefore a state should select an optimal energy system in compliance with its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which is the best way for states to ensure their energy security.

**Key Words:** Energy Strategy; Foreign Oil Dependence; Energy Independence; Energy Interdependence; International Energy Cooperation

**About the Author:** Li Bing is a PhD Student of the Zhou Enlai School of Government at Nankai University

## **Political Mistrust and Paths for Energy Cooperati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Regional Energy Cooperation in Northeast Asia**

**Piao Guangji, Guo Xia and Li Fang**

**Abstract:** The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across Northeast Asia and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various states complement one another such that the conditions are ripe for energy cooperation. What needs to be